

新年之際，我們編輯室全體同仁祝本刊在世界各地的作者、讀者新年快樂，並希望各位朋友繼續大力支持我們。

最近一次編委會會議一方面肯定了本刊質量，另一方面又提請我們注意限制長文。我們收到的澳洲讀者來信，也提出了同樣問題。如何使文章更短、更好，是需要作者和編者（特別是作者）共同努力的。

——編者

望增加「密度」 擴展學術視野

本人是老年退休院士，很喜歡閱讀《二十一世紀》，但不滿足，希望大量增加「密度」。例如：能否一方面精練稿件文字，壓縮一半；另一方面以現有另一半版面選編刊登西方社會人文科學學報和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又或是綜合報導世界性研討會的動態，盡量跳出目前限於華人作者的框架，將貴刊變成具備全球視野的學術中立刊物。敬請考量為荷。

P. Yen 澳洲
96.8

應從文化深層反思文革

能讀到《二十一世紀》是我的幸運。對於一個或可稱為學者的我來說，沒有甚麼東西比有價值、有思想的雜誌更重要的。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8月號「百年中國」欄使我發生了極大興趣，進而引發長時間的沉思。如果《二十一世紀》注意文革的本體化研究（如其編後語所言），那麼我個人則強調還必須從文化的深層反省文革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為甚麼會出現「黨綱之亂」（東漢）、「魏忠賢當權」現象？——這都與文化有關。為甚麼文革不是一場公平的辯論呢？而劉少奇這類身繫國運的人物，又為甚麼總是以「回家種田」為名進行消極抗爭呢？從個人的際遇上應該同情劉，而從作為一個決定民族的政治要素上來說，則應該反省和檢討。

慕彥臣 泊頭市
96.10.5

為甚麼會抵制排斥 後現代主義？

讀了貴刊多期討論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的文章，我想談談自己的想法。我認為，有趣的是對它的有分量的批判聲討，卻主要來自認同了西方現代理念的知識份子，如趙毅衡、徐賁等。他們在批判中國大陸後現代主義研究者時，公開聲明「堅持精英主義立場」，以促進中國的「人權、民主、

自由等」。他們把王岳川等人提出的三界「潛歷史」記憶問題、張頤武關於「母語與文化的捍衛」的所謂「後烏托邦」精神、陳思和對「民間文化」的讚美、新寫實主義小說等等，都歸納為「捨近求遠、避實就虛」，「強大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從而「提供了一種極有利於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和化解的所謂『對抗性』的人文批判模式」。

我倒要反問，按徐賁對新寫實小說的大批判思路，當年沈從文先生和錢鍾書先生的小說，應如何評價？如果一棍子打死，徐先生就與他心目中批判的對象徹底認同；如果充分肯定，徐先生對新寫實小說提出的問題也就統統是假問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那些「後學」研究者在國內一直處於兩邊不討好的境況，屬於「邊緣」、「雜音」、「支流」。我認為，這些認同西方現代理念的知識精英，是要在傳統（中國）／現代（西方）的兩種元敘事衝突中，以現代戰勝傳統。不許懷疑來自西方的元敘事是其要害。為甚麼不能懷疑？他們又不願正面回答，只認定了批判的矛頭要對內不對外而已。

王賓 廣州
96.9

思想文化的寒風再起

近日思想文化領域寒風凜冽，大有往五年前倒退之勢。僅就所見所聞，略陳一二：

《現代與傳統》已被迫停刊。其中有些故事，對研究中國文禍史也許有用，以後有機會再說。《東方》已接到停刊整頓的通知，目前正設法挽救，可能渡過難關。

另外，當局已明令一批人的文章不准發表，頭一名是李銳。此外，又下令不准刊登諸如文革、釣魚島(除新華社或有關部門編寫的)、民族主義、批評中央領導人等類的文章……此類禁令多年來連綿不斷，且申明觸犯者嚴加懲處，沒有甚麼道理好講的。

石韋 上海
96.10.20

遊子何妨回頭

讀完貴刊10月號劉康博士的大文，我順手拿起一則剪

報，是1996年9月12日上海《報刊文摘》題為〈留美學界劉康談美國輿論界如何醜化中國〉的報導。其中說劉康在美國大學的講壇上宣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著作，在反華逆流中大膽發表獨立見解。

該文引敘劉康說：「目前西方報界的對華報導完全是建築在冷戰的意識形態上的。出於政治上的偏見，現在美國公眾輿論界對中國的看法完全是負面的、否定的。在大學中講課的教授，特別是那批自視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大學教授和研究員對左右美國的輿論界，甚至美國國會都起了決定的作用。這批『中國問題專家』由幾個極端仇視中國人民的白種洋人打頭，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後面跟着一群來自台灣、香港和前幾年從中國大陸跑出去的一批人(包括吳宏達之類的小丑)。」

劉康還說：「今天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講中國的好話。如果要報導中國，只能報導人

權、不同政見者、西藏分裂活動、勞改產品、台灣獨立、香港要自由等話題。」

讀罷此文，感慨繫之。似在美國這樣壓制言論自由之國度，劉康先生何以學得並宣講馬克思主義？在如此居心不良的反華逆流中，又何以不受干擾地研究父母之邦？故而建議：劉康先生倘無深入敵後之特殊任務，不若索性將手持13年的中國護照換成地道的戶口本，以便及早脫離險境。

讀者 北京
96.11.2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37期頁95第一則科技訊息文後附註中，本刊誤將薄樹人教授之名植為「薄樹仁」，謹此更正，並向薄教授及各位讀者致歉。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8 侯登科：《收成》。

頁11 侯登科：《趕集》。

頁34、35 孫京濤：《幸福街》系列(北京，1992-1995)。

頁48、56、82、91、124、151 資料室圖片。

頁67 劉濤作品。

頁96 邢丹文：《我的性別是女人》系列(北京，1995.9)。

頁97上 徐志偉：《透視》系列(北京，1995)。

頁97中 徐志偉：《透視》系列(北京，1994)。

頁97下 徐志偉：《透視》系列(北京，1994)。

頁98 榮榮：《無題》(1995)。

頁99上 孫京濤：《幸福街》系列(北京，1992-1995)。

頁99下左 孫京濤：《幸福街》系列(北京，1992-1995)。

頁99下右 孫京濤：《幸福街》系列(北京，1992-1995)。

頁100上 唐小梅：《舊教堂中玩耍的孩子》(四川彭縣，1996.7)。

頁100中 劉樹勇：《死者》系列(北京，1992)。

頁100下 袁冬平：《精神病院》(天津，1989)。

頁105 陳方正提供。

頁106 *Science* 274, 344 (18 October, 1996).

頁108 石元康：《當代自由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封面。

頁116 Yevgeny Zamyatin: *A Soviet Heretic* (London: Quartet Books, 1991), cover.

頁147 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封面。

封三 邢丹文：《我的性別是女人》系列(1996.9)。

封底 劉錚：《國人》系列(1996.10)。